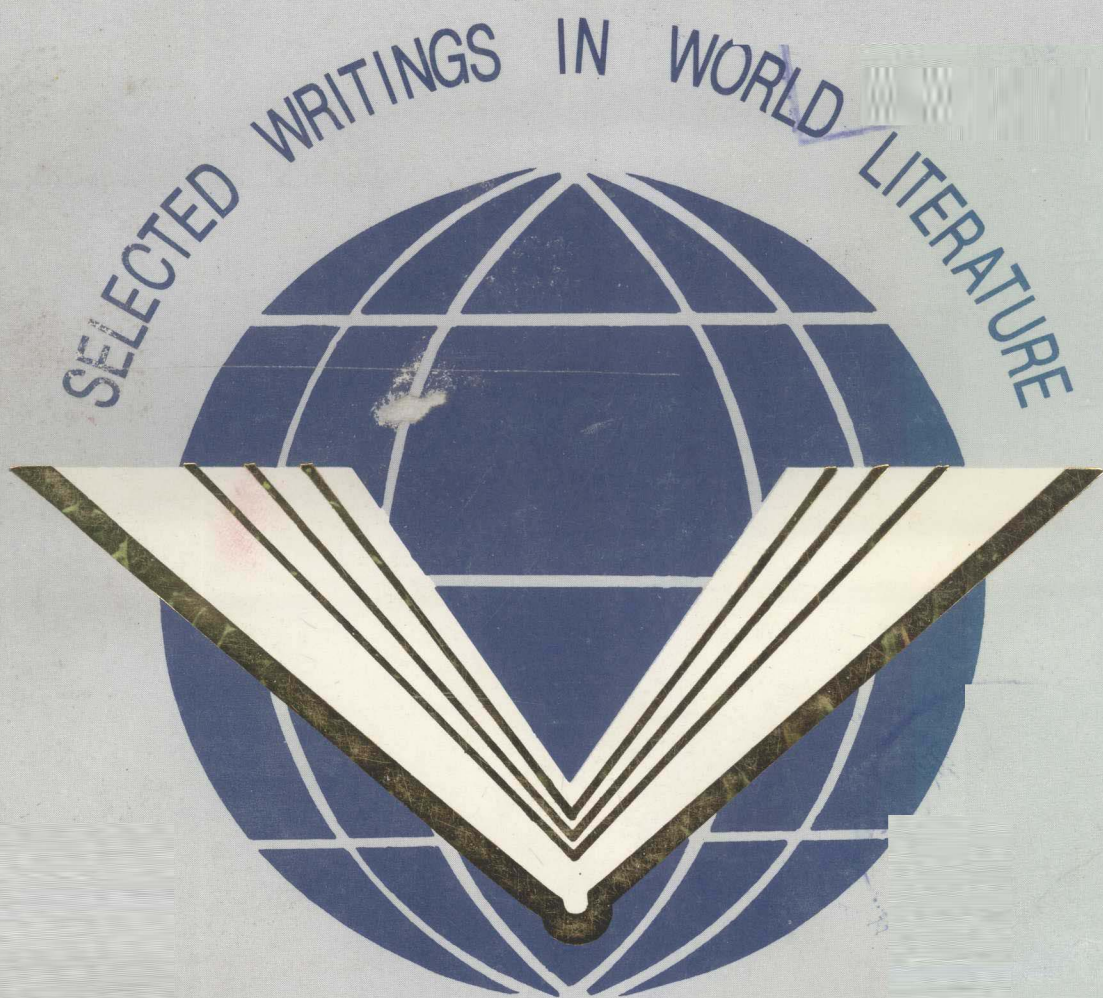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作品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学作品选

符玲美 主 编
蔡茂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学作品选

符玲美 主编
蔡茂松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3.75印张 60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61—0725—0 / I·54

定价:12.95元

主 编

符玲美 蔡茂松

副 主 编

张建渝 李怀仁 叶继宗 陈生永 王占吉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炳炎 刘晓文 丘上松 何志平

李 倩 张明慧 梁美廷 詹国忠

撰 稿 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维廷 文炳炎 王占吉 龙兆修

叶继宗 刘新兰 刘才林 刘晓文

成慧芳 沈永赋 李 倩 丘上松

李怀仁 何志平 陈生永 张明慧

张建渝 涂穗长 梁美廷 潘峻松

黄桂昌 符玲美 斯 琴 蒋晓晖

韩见几 詹国忠 蔡茂松 蔡桂潮

(本书部分作家简介的作者是《世界文学发展纲要》同章节的作者)

目 录

公元前 30——公元 5 世纪作品选

一、古埃及神话和《亡灵书》(节选).....	(1)
二、荷马史诗(节选)	(6)
三、旧约(节选).....	(14)
四、沙恭达罗(节选).....	(19)

公元 6——13 世纪作品选

五、源氏物语(节选).....	(26)
六、一千零一夜(节选).....	(32)
七、神曲(节选).....	(36)

公元 14——16 世纪作品选

八、哈菲兹诗选	(42)
九、十日谈(节选).....	(43)
一〇、堂·吉珂德(节选).....	(49)
十一、哈姆莱特(节选).....	(54)

公元 17——18 世纪作品选

十二、达尔杜弗(节选).....	(61)
十三、松尾芭蕉俳句选	(66)
十四、浮士德(节选).....	(68)

公元 19 世纪作品选(上)

十五、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节选).....	(73)
十六、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节选).....	(77)
十七、悲惨世界(节选).....	(80)
十八、大鸦	(87)
十九、草叶集(节选).....	(90)

公元 19 世纪作品选(中)

二〇、宪章派诗选	(95)
二一、维尔特诗选.....	(100)
二二、红与黑(节选)	(104)
二三、高老头(节选)	(111)
二四、双城记(节选)	(121)
二五、叶甫盖尼·奥涅金(节选)	(129)
二六、死魂灵(节选)	(134)
二七、恶之花(节选)	(140)

公元 19 世纪作品选 (下)

二八、包法利夫人 (节选)	(145)
二九、羊脂球 (节选)	(151)
三〇、巴黎公社诗歌选	(159)
三一、鲍狄埃诗选	(162)
三二、萌芽 (节选)	(166)
三三、罪与罚 (节选)	(173)
三四、复活 (节选)	(177)
三五、套中人 (节选)	(184)
三六、莎乐美 (节选)	(191)
三七、玩偶之家 (节选)	(198)
三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节选)	(206)
三九、吉檀迦利 (节选)	(210)

公元 20 世纪作品选 (上)

四〇、高尔基作品选	(216)
四一、列宁 (节选)	(225)
四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节选)	(228)
四三、静静的顿河 (节选)	(235)
四四、青年近卫军 (节选)	(242)
四五、党生活者 (节选)	(249)
四六、约翰·克利斯朵夫 (节选)	(253)
四七、美国的悲剧 (节选)	(257)
四八、戈丹 (节选)	(262)
四九、变形记 (节选)	(268)
五〇、荒原 (节选)	(272)
五一、喧哗与骚动 (节选)	(277)
五二、雪国 (节选)	(284)

公元 20 世纪作品选 (下)

五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节选)	(290)
五四、活着,可要记住!(节选)	(295)
五五、共产党人(节选)	(300)
五六、高加索灰阑记(节选)	(311)
五七、老人与海(节选)	(322)
五八、奇境(节选)	(329)
五九、百年孤独(节选)	(333)
六〇、死无葬身之地(节选)	(339)
六一、等待戈多(节选)	(346)
六二、窥视者(节选)	(354)
六三、第 22 条军规(节选)	(358)

公元前 30——公元 5 世纪作品选

一、 古埃及神话和《亡灵书》(节选)

埃及与中国、巴比伦、印度，同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的下游。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埃及人于公元前 4000 年时，即从事于农业耕作，有较著的文明。在公元前 4000 年代末叶，上埃及（河谷地带）首领米那征服下埃及（三角洲区），建成统一的国家。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 3000 到 2400 年）定都孟斐斯，大规模兴建金字塔。

埃及约在公元前 4000 年就有文字。古代埃及人用芦秆或竹管蘸了调和着胶汁的烟墨，在一种“纸草”卷上写字。埃及古代的文献，就靠藏在金字塔里的这种纸草卷保存下来。但因纸草卷不坚实，经不住几千年的光阴，所以埃及古代的文献只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

保存埃及古代神话的，是从金字塔中发掘出来的三种书：《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冥府书》(*Book of Duat*) 和《诸门书》(*Book of Gates*)。这是埃及人放在石棺里供亡灵阅读，给亡灵指导的书。其中《亡灵书》最完整而杰出，因此也最著名。

古代埃及人信奉多神教。他们觉得在宇宙在万物之中，太阳的力量与效用最为显著，太阳是发光之源，又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因此他们非常崇拜太阳，以太阳神为主神。其次，埃及人住在得天独厚的尼罗河流域，物质生活优裕，因此他们将思想倾注于死后的生命；“木乃伊”和金字塔便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因此，管理死者之神也为埃及人所敬畏。这样，太阳神和冥王便成为埃及神话中的主要人物。

埃及的神，大别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代表自然界的势力的诸神，以太阳神为主；第二类是在冥府管理来世的诸神，由冥府之王奥西里斯统属。太阳神没有一定的名称，例如太阳的本体叫做赖 (*Ra*)，太阳的圆面叫做阿托 (*Atou*)，太阳的光辉叫做寿 (*Shou*)。属于第一类的其他的神如：努 (*Nu*，水神)，塞勃 (*Sdb*，地神)，努特 (*Nut*，苍穹)，哈派 (*Hapi*，尼罗河神) 等。属于第二类的神，除奥西里斯外，有：伊西丝 (*Isis*，冥府之后)，阿努比斯 (*Anubis*，墓地之神) 等。

埃及的神，大都是非人形的，或为禽兽，或为鱼类，或为植物，或为无生物。国中每个城市各虔敬一种动物，作为他们的神。例如孟斐斯崇敬阿皮斯 (*Apis*) 神，阿皮斯是一头母牛；栖乌特崇敬哈派神，哈派是一只狼；门第兹所敬的神巴 (*Ba*) 是一只羊。

奥西里斯

当奥西里斯生下来的时候，天上传来一个声音，宣布道：“万物之主出世了！”仙人帕迈里斯 (*Pamyles*) 在底比斯的一处圣所得到了这消息。他欢呼起来，告诉人们说，一位圣明的君主已经来到世界上了。

当赖神老了，升到天上时，奥西里斯坐在他的王位上，统治埃及这地方。奥西里斯开始

统治人类时，人类还很野蛮。他们以捕猎野兽为生；他们结成零零散散的部落，在山间谷中到处流浪；部落之间常有激烈的战斗。他们品行恶劣，心地不善。

奥西里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制订了合理的约束性的法律，宣布公平的法令，又贤明地审判决案。最后，他使得埃及的整个国土都享受和平。

伊西丝是奥西里斯的王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而贤惠的女人。她觉察到人类的需要，便将野生的大麦和小麦的穗采来，交给国王。于是奥西里斯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到适当的时候就收割。他也教导他们把谷粒磨成粉，把粉搓成食品，使他们有充足的食物。这位贤明的君主把葡萄藤缠上竹竿，使它生长；他种植果树，教百姓们采集果子。他对待他的人民象一个父亲一样，他教他们崇敬天神，建立庙堂，过圣洁的生活。人类不再举起手来打他们的兄弟了。在圣君奥西里斯治世的时期，埃及这块土地上一片繁荣。

国王知道他治埃及成绩卓越，便到世界上各处去旅行，想教导所有的人类，劝他们改掉恶劣的行为。他取得他的胜利，不是用武力征服的方法，而是靠和蔼的劝说，靠音乐和唱歌。他走到那里，那里就太平；人们从他口中中学得了不少智慧。

二

在奥西里斯回来以前，由伊西丝治理埃及这地方。伊西丝的地位比塞特高。塞特看见他的哥哥治世成绩卓越，心里很妒忌。他一肚子坏主意，喜欢战争，不要和平。他想在国内煽动叛乱。王后不使他的奸恶的计谋得逞。他想掀起叛乱打败她，但是办不到。于是他谋划用诡计来制服奥西里斯。塞特有七十二个随从，这七十二个人是埃塞俄比亚的善阴谋的女王手下的人。

当奥西里斯从国外旅行回来时，国内举行盛大的欢庆会。宫内举办盛宴，塞特带了他的随从们来参加。他带来一只装饰得很美丽的箱子，这只箱子是他特地请人照着国王的身材大小做的。在宴会上，许多人称赞这只箱子，羡慕它的美观；有许多人想得到这只箱子。当大家喝足了啤酒，心情欢畅时，塞特宣布：谁的身材恰好适合这只箱子的尺寸，他就把箱子送给谁。奥西里斯的忠实的臣民没有怀疑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宾客们很开心地谈天，互相开玩笑，都急着要用自己的身体去试试看。于是，在那个不祥的夜晚，宾客们一个一个地走进箱子里去试。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合适的，谁都不能得到这箱子。于是奥西里斯走上前来。他在箱子里躺下来，他的身体正好适合这箱子。但是他获得胜利的代价是很大的，他得意的时刻也就是他遭劫的时刻。他还没有起身来，塞特的那些奸恶的随从立刻跳过来，把箱盖盖上了。他们用钉子把箱子紧紧地钉牢，又用铅把它焊好。于是，这珍贵的箱子成了贤君奥西里斯的棺材，奥西里斯就在那里面断了气。

宴会在一派混乱中散了场。原来是作乐，现在成了一场悲剧。原来到处流着啤酒，现在变成到处流血了。塞特命令他的随从们把箱子抬走，把它秘密地处理掉。他们就照他的命令去做。他们连夜赶路，把箱子丢在尼罗河里。在黑夜中，河水冲着箱子走；到第二天早上，箱子已被冲到大海里，在波浪中东摇西荡，漂来漂去。就这样，奥西里斯的一生结束了，他在埃及国土上又贤明又昌盛的统治时期也结束了。

三

当伊西丝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时，她万分悲痛，不能自己。她悲苦地哭泣号叫。她立下严肃的誓愿，把她自己的发光的头发剪下一束来，穿上了丧服。以后这寡居的王后就在国土中

到处流浪，寻找奥西里斯的尸体。

她在找到奥西里斯的尸体以前，不肯休息，也不肯停留。她逢人便问，但是人们都说不知道。她寻找了好久，没有结果。最后，海边的孩子们告诉她，他们曾经看见那只箱子顺尼罗河漂下去，在三角洲流入海中了。

在这期间，塞特篡夺了王位；他登上奥西里斯的宝座，统治埃及国土。塞特压迫人民，掠夺他们的财产。他实行暴虐的统治，使得国政紊乱，过去跟随奥西里斯的人都受到迫害。善良的王后伊西丝成为王国中的逃亡者，她逃到三角洲的沼泽地和深林中，躲避敌人。有七条蝎子跟随她，做她的保护者。赖神从天上往下望，看见她遭受苦难，很可怜她，便派“带路人”阿努比斯去帮助她。阿努比斯是奥西里斯和尼普齐斯的儿子，他现在成了伊西丝的向导。

有一天，伊西丝来到一个贫苦的妇女的家门前，请求在她家住宿。那女人看到七条可怕的蝎子，惊吓极了，连忙关上了门，不让流浪的王后进来。但是有一条蝎子钻进门缝去，把那女人的孩子蜇了一口，把孩子蜇死了。于是遭难的母亲大声哭叫，哭个不停。伊西丝起了怜悯之心，她就念咒，使得孩子复活。于是那女人感激她，留她在家里住，款待她。

在那时，伊西丝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荷拉斯。但是塞特知道了他们母子二人躲藏的地方，他捉住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

塞特想把荷拉斯弄死，免得他成为自己的敌人，将来继承奥西里斯的王位。但是智慧神托斯从天上下来，告知伊西丝，伊西丝就带了她的孩子连夜逃出。她来到布托（Buto）避难。她把荷拉斯交给布托市的女神乌阿齐特（Uazit）（她是一条蛇）照顾，免得他受到他的怀着妒忌怒火的叔父塞特的伤害。她自己就去寻找奥西里斯的尸体去了。但是有一天，她来看望孩子时，发见他躺在那里，已死去了。一条蝎子蜇了他，而她没有力量使他复活。她十分悲痛，就向伟大的赖神呼唤。她的声音升到天国，于是天国放出太阳船来，智慧神托斯下来帮助她。托斯用有力的魔法，在荷拉斯这孩子身上念了几句咒，孩子立刻复活了。天神们都希望荷拉斯强健地成长，将来去击毙那杀死他父亲的人。

四

奥西里斯的棺材被波浪冲到叙利亚的比勃洛斯（Byblos），搁在海滩上。那儿长出一棵神圣的树来，在棺材的周围生长，把已死的君王的身体包含在它的巨大的树干中。那个地方的国王看到这棵奇怪的树生长得非常快，十分惊奇。他就下命令把树砍下来。他手下的人照着办了。他们把树干竖立在国王的房子里，作为一根圣柱，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所包含的秘密。

伊西丝得到了神的启示，知道了这情况，她便乘船出发，到比勃洛斯去。当她到达叙利亚海岸时，她穿着普通衣服上岸，坐在一口井边痛哭。妇女们走过来提水，可怜她，和她讲话，但伊西丝不回答，也不停止哭泣。直到王后的侍女走过来时，她才停止了哭泣，亲切地和她们打招呼。当她们斯文地和她讲话时，她替她们梳辫子，她把一种醉人的芳香吹进每一络头发里。当侍女们回到王宫里时，王后闻到了香味，她命令把那奇怪的女人带进来见她。伊西丝得到王后的喜爱，王后要她做国王的婴儿的保姆。

但是伊西丝不愿给孩子吃奶。孩子哭着要吃奶时，伊西丝把她的指头放到孩子的嘴里，使他停止哭泣。到了夜里，她放一把火来烧那孩子；她自己变成了一只燕子，飞出去，发出悲痛的叫声，在那藏着奥西里斯尸体的圣柱周围飞来飞去。正好王后走过来，看见她的孩子

在火焰中。她连忙把他抱出来。虽然她救了他的命，但是他今后不能获得永生了^①。

伊西丝就恢复了她原来的样子，老实告诉王后她是谁。然后她请求国王把圣柱赐给她。国王答应了她，于是她在树干中挖进去，挖得很深，取出了藏在里面的箱子。于是她悲伤地抱住了棺材，大哭起来。她哭得很悲痛，声音很大，以致国王的婴孩受惊吓而死了。然后她以圣柱献祭，把它用布包起来，涂上“没药”。后来国王命令为伊西丝造一所庙，把这根圣柱放在庙里。多少世纪以来，比勃洛斯的人民对这根圣柱进行礼拜。

奥西里斯的棺材被抬到伊西丝来叙利亚时所乘的船上。于是伊西丝走上船，她带了国王的第一个孩子曼尼洛斯 (Maneros)，他们将船开出海去。船很快地驶去，陆地渐渐看不见了。伊西丝渴望着再见她的已死的丈夫一面，她就打开箱子来，热烈地吻他的冰冷的嘴唇，同时热泪从她眼中涌出。比勃洛斯国王的儿子曼尼洛斯偷偷地走到她背后，想知道箱子里藏着什么秘密东西。伊西丝愤怒地掉过头去看他，她那明亮的目光使得他的眼都晕眩了，他退后几步，落入海里，死去了。

当伊西丝到达埃及国土的时候，她把已故国王的尸体藏在一个秘密地方，然后急急地走向布托市，去拥抱她的儿子荷拉斯。但是她高兴的时间不长。恰巧塞特在月圆时来到三角洲丛林地带猎取野猪，他发见了伊西丝从叙利亚带回来的箱子。他叫人把箱子打开，把奥西里斯的尸体取出来，切成十四块，抛入尼罗河中，让鳄鱼吞吃。但是鳄鱼害怕奥西里斯，不敢碰尸块。尸块就散在河岸边。

当伊西丝知道塞特所做的事情时，她非常悲伤。她用纸莎草来替自己造了一只船，在三角洲一带的河中驶来驶去，寻找她丈夫尸体的碎块。最后她找到了所有的碎块。她把各个碎块埋葬在它们被找到的地方，为每一碎块造一个墓。以后，在这些墓上建造了庙宇。千百年来，人们在这些庙宇中对奥西里斯进行礼拜。

五

塞特继续统治埃及，他对那些住在三角洲沼泽地和北边沿海一带的拥护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人进行迫害。但是合法的国王荷拉斯已长大成为强健的成年人。他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已成为一个强壮而勇敢的战士。在拥护他的人中有熟巧的金属制造工匠，他们的武器明亮而锐利。他们的战旗上绘制着太阳鹰的纹章。

一天夜里，奥西里斯的灵魂在荷拉斯的梦中显现。他催促荷拉斯去推翻那奸诈地害死他的塞特；荷拉斯立誓要把他那奸恶的叔叔和所有拥护他的人全都赶出埃及国土。于是荷拉斯将军队集合起来，开始战斗。塞特和他在艾德夫 (Edfu) 交锋，杀死了他的许多人。但是荷拉斯取得了忠实于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部落的帮助，再向塞特进攻，把他赶到东边的国界。当那篡位的人不得不逃亡时，他痛苦地大叫一声。他在札鲁 (Zaru) 休息，就在那里打最后一仗。打了好多天，荷拉斯打瞎了一只眼睛。但是塞特伤势更重，终于他和他的军队被赶出了国土。

据说托斯神从天上下来，医好了荷拉斯和塞特的伤。于是那杀死奥西里斯的人在天神们的会议上提出他对王位的要求。但是天神们作出裁判，说荷拉斯是合法的国王。于是荷拉斯统治埃及国土，他和他父亲奥西里斯一样，成为一个贤明而强大的国君。

^①根据当地人的信仰，经过火烧的人，到了地狱后不能再投生回到人间来。

六

根据另一种说法，当奥西里斯的尸体的碎块从尼罗河中捞起来时，伊西丝和尼普齐斯对着尸体悲恸地大声哭叫。她们的哭声被赖神听见了，赖神便派天神阿努比斯下来；阿努比斯在托斯和荷拉斯的帮助下，把奥西里斯尸体各部分连接起来，用布条来裹住。神的木乃伊形式，起源于此。于是生翅膀的伊西丝在尸体上面来回飞翔，她的翅膀所煽动的空气进入奥西里斯的鼻孔，使得他充满活力，恢复了生命。以后他就成为冥府的国王和仲裁者。

埃及的葬礼是根据这个传说定出的。在坟墓所在的教堂举行葬礼时，由死者的两个女亲戚扮演伊西丝和尼普齐斯，她们唱诵具有魔力的语句，使得死者充满活力，能通过上帝的审判厅，进入天国。

(丰华瞻编译 选自《世界神话传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亡灵书

(一) 亡灵起身礼赞太阳

向你致敬，啊，拉神，你赫然君临万
方！

你上升，照耀！令诸天向远际逃遁！
你是万有之源，你是众神之主，
我们由你而生，并因你而成神圣。

黎明时，你的祭司出来，以欢笑洗涤心
灵，

神风缕缕，拂过你的金弦，卷起一片乐
音；

日落，他们拥抱你，如同借你羽翼的霞
光

点燃起片片火红的流云。

你满心欢快，驶过天顶，
晨舟，晚舟，一程程，一帆风顺
面对你，女神玛特高举起命运的羽毛，
一听到你的名字，阿努殿堂顿起一片喧
声。

啊，你是“完善”！是“太一”！是“永
恒”！

你是伴朝阳比翼齐飞的“伟大之鹰”！
你从青翠的榕树梢升起，永远年轻，
瞧那天国的明河中，是你闪烁的身影。

你的光辉射在每张脸上，神秘莫测的
你，

时时代代，总更新着你原始的生命。
时间在你脚下扬起灰尘，你却永远不
变，

你是“时间的创造者”，又超越“时间”而
长存。

你穿过关闭起黑夜的大门，
让愁卧其中的灵魂感到欢欣，
“诚实者”，“心安者”，起来吸饮你的光
芒，

你是“今朝”，你是“昨日”；你是“明
晨”！

向你致敬，拉神，你唤醒了沉睡的生
命！

你上升，照耀！显露出你光辉的面影！
千万年过去了，——数不尽的年年岁
岁，

千万年还将来临，你，却会越万古而常
新！

(辜正坤译 选自《世界名诗鉴赏词典》)

二 荷马史诗（节选）

古希腊文学为我们留下了两部伟大史诗——《伊利昂纪》（一译《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一译《奥德赛》），它们是古希腊流传至今的著名文学作品。相传这两部作品为荷马所作，故称“荷马史诗”。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史诗为荷马所作，在古希腊还有许多关于荷马的传说，有11个城市争说自己是荷马的故乡。到18世纪后期，西方学者们对是否确有荷马其人，对荷马的生活年代、出生地点以及史诗的形成过程等问题提出疑问，引起长期争论，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个研究课题：荷马之谜。一般地认为：《荷马史诗》是经过长期流传多人整理而成。《伊利昂纪》意为“伊利昂之歌”，伊利昂乃特洛亚别名，描写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亚的故事。全诗24卷，15693行。

在希腊大英雄阿基里斯父母的婚宴上，众神均被邀为宾客，唯有不和女神竟被疏漏。女神到席间扔下一个刻着“给最美的女人”的金苹果，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宙斯要她们到特洛亚王子帕里斯那里评判。三位女神都答应给王子好处，最后苹果被判给许王子以世上最美丽女人的爱与美神。以后帕里斯出使希腊时拐走了斯巴达王的妻子、希腊大美人海伦，希腊人为此组成联军，并公推阿伽门农为司令，远征特洛亚，战争持续9年而未能决出胜负。第10年中，阿伽门农从阿基里斯手中夺走一名女俘。阿基里斯愤而出战斗。希腊人因此而挡不住特洛亚主将赫克托耳的凌厉攻势，退到海边。阿伽门农请求和解，请阿基里斯出战，遭到拒绝。阿基里斯密友帕特罗克洛斯看到希腊人将要全军覆灭，借阿基里斯的盔甲去战特洛亚人，战死沙场。阿基里斯悲痛万分，决心出战，为亡友报仇，终于杀死了赫克托耳。最后，希腊智多星奥德修斯巧设木马计，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亚。

《奥德修纪》描写伊塔克王奥德修斯在特洛亚战争后，回家途中在海上10年历险、最后回家复仇、团圆的故事。全诗24卷，12105行。

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与伙伴们乘船向故乡出发，神意却让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历尽种种奇险磨难而不得回家。最后来到菲埃克斯人的国土，向国王讲述他经历过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计胜吃人的独眼巨人、把人变成猪的神女、以歌声迷人的人首鸟声的女妖、与海中巨怪斗争；他还游历了冥府，看到了特洛亚战争中阵亡的英灵。他的同伴都已死去，他独自一人为仙女挽留了7年。此间，在他的家乡，许多贵族子弟以为他早已死去，放肆地在他家里吃喝玩乐，追求他的妻子潘奈洛佩，妄图夺取他的财产和权位。儿子帖雷马科走遍希腊各地寻访父亲。奥德修斯回家后化装成乞丐，试探了各家奴的忠诚后，杀死了所有的求婚者，终于得以全家团圆。

《伊利昂纪》第二十二章（片断）

那些特洛伊人象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些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基里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到：“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基里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太太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支军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基里斯为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作主张去向阿基里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基里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象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基里斯同我是见得会象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不见得会象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奥林匹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倾注的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基里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闪亮的头盔，象个战神的模样，雄赳赳的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象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轻得象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基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象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脚下在阿基里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气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象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象是雹子，或者象是雪，或者象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伊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她们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基里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象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在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个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伊的高堡垒上头，都曾拿许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基里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拚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基里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心痒巴巴的想要插一手，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奥林匹斯峰顶飞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基里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基里斯也正象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基里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挡回空旷的方面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象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步力。而且，阿基里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过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平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基里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基里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基里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去。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基里斯觉得很开心，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基里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珀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了，因为其它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眼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基里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基里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基里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基里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基里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基里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件，狼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会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基里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去，交还给阿基里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基里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错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伊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基里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愣，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哎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基里斯也燃起了一股

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基里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斯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颈脖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空隙。阿基里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正插进赫克托耳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基里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斯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楼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肉鸟就要来毁伤你，扯碎你，我们阿开亚人可要去给帕特洛克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给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们来赎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给你很多的青铜和黄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纪念我一死。”

那捷足的阿基里斯对他怒目而视。“你这狗，”他说道，“不要跟我来谈什么膝盖，也不要到你的求告里提我父母的名字。我为着你那样的对付我，只恨不得自己有这胃口把你一块块的切了生吃下去呢。可是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了：决不会有人来替你赶狗，哪怕特洛伊人拿了比你的身价加10倍20倍的赎款来，并且答应另外还可以有，哪怕那达耳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吩咐他们拿你身体一般重的黄金来赎你——哪怕是这样，你的母后也不能够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她亲生的儿子，只有狗和食肉鸟来吃掉你的份儿了。”

那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临断气时还对他说了几句。“我这才看透了你的为人，懂得了你的心肠了！”他说道。“你的心是铁一般硬的——我刚才白费口气呢。不过，你也得三思而行，免得轮到你在斯开亚门前耀武扬威而被帕里斯和阿波罗打倒的时候，那些愤怒的神要记着你怎样的对待我。”

死把赫克托耳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壮志。但是他虽然死了，那阿基里斯王子也还要跟他说话。“死吧！”他说道。“至于我自己的死，那等宙斯和其他的不死神决定之后就让它来好了。”

.....

(选自傅东华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奥德修纪卷二十二（节选）

这时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把他的破烂衣服脱掉，一窜就跳到巨大门槛上，手拿着弓和装满箭的箭袋，把利箭倾倒在他自己脚前；然后他向着求婚子弟们说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比赛；现在我要看看能不能射中另一个还没有人试过的目标；希望阿波罗赐给我光荣。”

他说完就向安提诺射出致人死命的箭。这时安提诺正用双手举起一个黄金的有双耳的华丽酒杯喝酒，心里并没有想到死亡；在大家宴饮时候，又有谁会想到在众人中间会有一位勇猛的人给他带来凶死和黑暗的归宿呢？可是奥德修一箭正中他的咽喉，箭头从他柔软的脖子直穿过去。安提诺中箭倒向一边，杯子从手里落下，他鼻子里流出浓浓的鲜血，两脚一踢，把餐几踢翻，饭食都落到地上，麦饼和烤肉都沾污了。在堂上的求婚子弟看到他倒下，都喧哗起来；他们从座位跳起，在堂上乱跑，在坚实的墙上到处寻找兵器，但是找不到盾牌或长矛可以使用；他们怒责奥德修说道：“外地人，射人是危险的；你不能再参加什么比赛；你就要遭到凶死；你杀的年轻人是伊大嘉最高贵的一个；老鹰就要把你吃掉。”

他们都这样说，因为他们还以为他不是故意伤人；这些糊涂人还不明白他们全体已经注定要死亡。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怒视着他们说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你们认为我不会从特洛亚回到家乡，就浪费我的财产，强迫我的女仆同你们私通，我还活着，而你们已经向我妻子求婚，不怕主掌广天的众神降罪，也不怕后世的谴责；现在你们全体已经自投罗网，注定要死亡了。”

他这样说；苍白的恐惧抓住他们全体人，都在设法逃避凶死，只有尤吕马科一个人敢回答说道：“如果你真是伊大嘉的奥德修转回家来，你对阿凯子弟们行为的谴责是合理的；我们在你家里犯了不少罪行，在庄田上也作了许多坏事；但是应该对一切罪行负责的人是安提诺，而他已经死了；他鼓动大家作出这些事，并不是因为他那样急迫要求结婚，而是别有用心，希望成为这礼义之邦的君主；閼闾之子并没有让他达到目的。他设下埋伏要害死你的儿子，可是他自己被杀了；这是罪有应得。你应该饶恕你的臣属；我们以后要从自己的领地拿出赔偿；我们将按照在你家里吃喝多少，每人赔你 20 头牛，还有青铜和黄金，一直到你满意为止；在我们偿还你之前，你如果对我们生气，我们也不怪你。”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怒视着他说道：“尤吕马科，就是你把你现在所有的全部家产都赔给我，再加上别的东西，我也不能罢手。我要杀掉全部求婚人，让你们为你们的无礼行为作出充分赔偿。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或者是面对面的战斗，或者是逃跑，如果哪一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的话；可是我看总有些人是逃不掉凶死的。”

他这样说；他们心里战栗，两腿发软；尤吕马科第二次向大家说道：“朋友们，看起来，这个无敌的人是不会罢手的了；他要拿着雕弓箭袋，从光滑的门槛上射我们，一直到把我们全部歼灭为止。我们还是准备战斗吧；我们大家要拔出剑来，拿起餐几来防御快速而致人死命的箭，一起去攻击他，也许能把他从门槛和大门那里赶开；我们要是能跑到城里，立刻发出警报，这个人就不能再射箭了。”

他说着，就拔出他的青铜双锋利剑，猛吼一声，向奥德修扑过去；同时英雄奥德修射出了箭，射到他胸上乳旁；利箭穿进了他的肝脏；他的剑从手里落到地上；他弯着腰，在餐几上扭动着倒下；饭食和双耳酒杯落到地上；他疼得用头撞地，两腿一踢，踢翻了椅子；他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安菲诺谟拔出他的利剑，也向着高贵的奥德修一直冲过去，希望能把他从门口赶开；可是帖雷马科乘他不提防在后面用铜尖的矛刺中他两肩中间，一直穿过前胸；他扑通一声倒下来，头正撞到地上。帖雷马科向后跳了一步，把长矛留在安菲诺谟身上，因为他怕在拔矛的时候，哪个阿凯人会冲过来用剑刺他，或者乘他弯腰的时候前来攻击。他立刻跑开，到他的父亲那里，站在他旁边急促说道：“父亲，我要给你拿来一个盾牌、两根矛和护头的铜盔，我自己也要穿戴起来，还要给牧猪奴和牧牛奴一些武器，有了装备要妥当一些。”